

### 生活絲

吳康民

## 南沙科長的致詞

我曾多次著文，指出在大型集會或宴會上，主人和嘉賓的講話，宜短不宜長。有的內地來港參加本地同鄉會或社團的宴會，總會帶一個「政治報告」。如是同鄉會，請來內地官員，他們講話總要講成鄉的各項「偉大成就」一番，就是不講成就，也要套話連篇。如像官階愈高，講話不長一點，便會顯出「無料」（沒有本事）。我聽過這種冗長講話無數次，因而平則鳴，寫過好幾篇短文加以批評，並已輯入我的選集之中。

不料這一次南沙之旅，由南沙區政協副主席作一次演講，由一位科長作一個南沙開發區的情況報告。他居然可以講上近四十分鐘，連劉副主席也有點不耐煩，提示他講得短些。但他是拿着一個本子直讀的，無法刪節，仍然只能全文講完。但我相信全場沒有一個人認真聽到他講的全部內容。其實，印一本小冊子，每個人分發一本就是了。

但是主持「花之戀大酒店」的譚先生，他卻不在宴會之前作一個報告，而是在席間閒談中，介紹了他主持興建這座有特色的大酒店的过程和花絮。我坐在他的旁邊，聽得津津有味，希望他能多介紹些，使我們在工作上可作參考。

由此可見，講話介紹自己主持的地區或單位的成就，不應該泛論，更應該少套話，而應該有一些可供參考的經驗。換一句話說，講話應該有吸引力，就是要令人感到興趣。最好是請個人引子，然後請人提問，有了交流，地區工作上的成就才能使人入心。

香港的官員在致詞時也有不少套話，不過他們的套話都很短，不會令人聽而生厭。記得有一次張建宗局長在某大會上的簡短講話令全場的聽眾十分活躍。講話的內容我卻忘了，但對張局長卻有一個深刻印象。可見一個成功的致詞在聽眾的印象中多麼重要。

內地有不少官員是頗有語言能力的。可惜他們有一個規矩，正式講話不能隨便發揮，這就限制了他們發揮語言天才。

### 天言知玄

楊天命

## 命中談情

來訪天命的客人當中，總會有不少問到自己的感情、婚姻狀況，但即使是面對同樣煩惱的人，因為他們命運不同，可能需要選擇不同的解決方式。

一些單身的客人可能會渴望早日找到伴侶，而當他/她把八字交給天命時，我就會從中看出端倪。例如，有人的命格顯示，今年會出現渴望已久的桃花運，可以享受愛情的甜蜜，這時天命就會建議他盡量打開心扉，多參加應酬、聯誼、派對等等，便很有機會結識到心儀的對象。

另一種情況，則是眼前人可能恰好屬於弱運的時期，加上自己的胡思亂想，那麼即使碰上桃花旺盛的運氣，也要十分留神，對方是否另有所圖，或者是自己糊里糊塗闖進了一段三角關係。這樣的情況下，天命就會建議那位客人，在選擇開展一段關係前，要三思而後行。

再進一步的話，就要結合運勢與本命去探討一個人的愛情運。若面前的算命者正處於運勢偏弱的時期，加上本命的夫妻宮又屬於「忌神」，那麼一旦嘗試發展戀情，不但難以嘗到愛情的甜蜜，還會有很大的機會，將愁城圍困。更差的情況，就是命中根本連「夫星」或「妻星」欠奉，擁有這種命格的人，在理論上恐怕難以戀愛或成婚，世事又何曾有絕對？

各位不妨反思一下八字算命術背後的戀愛潛規則，它其實是針對異性戀而設計的一種系統，所以若一個人與異性無緣，就代表了是孤獨一人。但其實如此思考，就忽略了同性戀的情況，所以實際上，多數同性戀者，夫妻宮就是屬於「忌神」同時命中亦往往不見「夫星」（對女性而言）或「妻星」（對男性而言），代表他們/她們天生和異性無緣無分，但卻無礙與同性伴侶發展。

因此，對個人的情感狀況、發展趨勢，切勿妄作定論，應結合自己的命格、運程觀察，方可得出最適合自己的答案。

### 琴台聚

彥火

## 復活了愛情詩

「返復現象」？

鄭：現在台灣的吳晟，他寫的詩就有早期艾青的鄉土味的感覺，或是受艾青影響的。他詩人的鄉土感覺，這完全是他本身的一種變化，而剛好也是一種交叉。

彥：這是不意味著中國新詩還在兜圈子，並沒有前進？

鄭：文學也是一個形式的問題，在這個形式上，是兜圈子。台灣的現代詩，從紀弦他們到現在，已經發展到相當的一個地步，因為內地沒有經過一段時間，所以一些探索中的年輕人重複上世紀三十年代以前的啟步時期，像顧城等人的詩，就是這樣。

彥：因為多少年來台灣受現代詩的影響，新一代詩人啟步的正好是上世紀三十年代艾青所啟步的。不是整個台灣的詩人都這樣，一部分還在走他們自己的道路。

鄭：您年輕時涉獵過中國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新詩，您對那時的新詩有什麼意見？

彥：我年輕時就覺得中國的新詩有許多缺點，除了少數幾個詩人之外，讀新詩得不到滿足。語言上面缺憾是嚴重的，因為使用語言的能力不夠，平凡化了詩的藝術成就，還有意象比較呆滯、受制，不夠活躍。

在抗戰時，大家寫抗戰詩，詩流於口號，因為語言的成功，我覺得許多的感情，不是很深沉的，多是一種很激動的泛情。

以上這個訪問雖然是多年前做的，但是現在讀來，仍然很有參考價值。

### 琴台聚

彥火

今年六月二十五日，鄭愁予在香港城市大學舉行了「鄭愁予談現代詩」公開講座，談到他的詩歌創作歷程，可以與上面的訪問互為補充。

鄭氏特別提到他寫的第一首詩《礦工》的背景。他從少年時代開始寫詩，寫於一九四八年的處女作是《礦工》。

當時他就讀於英國教會在北平辦的名校，成績好的學生，畢業後可以直接升讀燕京大學。

學校實行的教育方法，非常嚴格，學生平日不能離開學校，只能在星期六晚上，當家長的信送到學校，門房把你的名牌翻過來，你才能回家去，翌日便要回到學校，他就是这样度過了兩年。

暑假的時候，鄭氏和同學一起去放炮仗，他看見礦工的小孩在煤礦門口玩，等待父親出來，回去後便寫了第一首詩《礦工》，第二天參加北京大學的暑期文藝營時交給老師。

鄭氏常自稱：「我是抗戰的兒童」。他第一本詩集便是抗戰的產品，那是他十六歲自費出版的《草鞋與襪子》。多年後，鄭氏在一個音樂會回憶時說：「草鞋是我們戰士抗戰的時候，沒有皮靴穿；過河時沒有船，就當地砍竹子，編成筏子過河，所以我用這個意象寫了我的第一本詩集，可見我心裡顧念的是民族、國家、命運。」

此後鄭氏又說：「我抒情的層次逐漸地增加了，但和一般寫作的人相反的是，我不是從個人走向公眾，而是從公眾走向個人。後來都收在《草鞋與襪子》詩集裡，帶到台灣之後燒掉了。那些紙頁燒掉了，卻在寫詩的歷程上得到某種新生，重寫之後，復活了的面貌就是所謂的愛情詩。」

（說鄭愁予之十）

## 有書相伴的旅途

一個人去嗎？這是問題嗎？前一句是朋友提的，後一句是我的回答。那天在廣州也是一個人，從廣州日報社出來，決定到上下九。

去報社時，自亮晃晃的地鐵站走出陽光眩目燦爛的大街，特別過來帶路的Z，和我一起步行，經過珠璣路。對我應該是陌生卻感熟悉的路名，只因刻意記在心裡。珠璣路原名珠巷，是一條狹隘里巷，多經營木履行業，商店數十間，全市聞名，拆馬路後改名珠璣路。珠璣路與和平西路交界處，本有條大觀河流經，是當年西關最繁華的地帶。這些都是過去的歷史故事，兩年前亦是行經路過，為這悅耳的名字停駐腳步，並拍下路名的牌子。成語裡有「字字珠璣」，意思是每個字都像珍珠一樣，比喻說話、文章的詞句非常優美，甚至延伸指說話或文章言簡意賅，凝練有力，同義詞是一字千金、擲地有聲、生花妙筆。看來這「珠璣」正是作家的追求。

廣州是路過，為辦事逗留兩天，可是竟到了上下九，心裡稍感得意，告訴自己只好說是緣分啦。Z不放心我自己逛，卻經不起我的堅持，只好自個兒回去。

蜚聲海內外的上九路、下九路和第十甫路三大傳統繁榮商業中心建於二十世紀初，具嶺南特色的騎樓式建築共二百三十八間，是經國家商業部批准的廣州市第一條商業步行街。三年前和兩個年輕小友一起來逛，認真做了功課的小友一抵達，先帶去「蓮香樓」歛點心。前一年到香港，也特地去找「蓮香樓」，結果去錯「蓮香居」，聽說香港分店源自廣州，由於下一代兄弟意見不

合，各自經營自己的點心茶樓，糊塗的旅人看到蓮香二字就衝了去，不分「樓」和「居」，這才明白中國文字的力量，一字之差，即是錯了。

那天時間也稍遲，茶樓僅剩餘兩種點心，就只好如此，至少並非空手而歸。創業於一八九九年，也是清光緒二十五年的廣州「蓮蓉第一家」茶樓，懸掛門前的金漆牌匾，是宣統二年一位翰林學士陳如岳在吃過蓮蓉食品後，建議將原來的「蓮香樓」改名為蓮子的蓮，徵求老闆同意，學士即席揮毫，手書「蓮香樓」三個大字。以蓮蓉月餅著名的「蓮香樓」，後來還獲得國家貿易部授予「中華老字號」，內地貿易局批准「國家特級酒家」稱號。著名的糯米雞、三絲春卷、蓮蓉蟠桃包、上湯水餃和蝦餃、燒賣都叫來了，只缺椰汁年糕。凡加了椰汁的糕點，還是回去椰子的原產地如馬來西亞、印尼、泰國吃吧。吃到一半，聽到有人打電話來訂座，再看那個接電話的店員，用毛筆在牆上的白紙上揮灑灑灑，輕輕鬆鬆寫下某某女士訂座，晚上幾點幾分，幾個人。一個茶樓店員一手墨字堪比書法家，叫吃客目瞪口呆，張口結舌！回去以後，到底還要不要繼續練習書法？

茶樓廣式甜品過後，又一間一間店舖逛過去，衣服鞋子皮包飾物化妝品，女人打扮的物品，要什麼有什麼，每一間都探看一下，不一定購買，閒閒慢走到午餐時間。雜在服裝店的「陶陶居」亦是百年老店，據說最好吃的也是月餅，真巧合，廣州人是不是特別愛吃月餅？「陶陶居」製作的月餅被譽為「中國名牌月餅」，同樣地也被國貿部授予「中華老字號」名稱，又經內地貿易局批准為「國家特級酒家」。酒家的名氣大，另

外有個文化因素，門口「陶陶居」招牌是康有為以石門銘碑法寫的。有說是康到廣州講學時，時常到「陶陶居」喝茶，因而為茶樓題字，也有說是他替愛妾「陶陶」居住的房子題的字，後來才落入茶樓老闆手中。茶樓因此在廣州擁有殿堂級的地位，除有錢商人愛來喝茶之外，文人如巴金、魯迅、陳雲裳，藝術家如劉海粟亦曾到訪。沒有提早訂位子，唯有先在門口排隊，待走到裡頭，一片吵雜，午餐時間有人來吃飯，也有人來飲茶吃點心，客人委實太多，大家又都比賽似地大聲說話，彷彿如此才能夠把其他人的聲音壓下去。結果，吃飯，不能好好的點菜，也不能慢慢地品嚐，桌子夠小的，還容兩個人來搭格，習慣搭格的人，兀自在聊她們的天。平時吃飯甚愛交流的我們，默默地遵守孔子的古訓「食不語」，僅用眼神交流。

午餐後精力旺盛的小友繼續為添加衣物努力不已，作為同團遊客，人生地不熟，唯有陪伴同走。一邊自我安慰，起碼對這一季的服裝款式潮流增添認識和了解。

幸好，愛下午茶的小友，遇見南信甜品，馬上坐下來，店裡頭根本沒空位子，僅靠門邊有張小小圓桌。著名的雙皮奶和薑撞奶都嚐一嚐。雖然手上拎着「蓮香樓」的老婆餅，卻一邊享受眼前奶品，一邊想念在家鄉的下午茶——那不加糖的黑咖啡與烤麵包加牛油和加糖。名為下午茶，事實是為雙腳尋找歇息的時間，二十分鐘，繼續逛街購物。

這回獨自一人在上下九走來走去，才發現多年不曾自己購物的人，不懂得要買些什麼？歲月固然增加臉上的風霜，卻也教人學懂放下心中的慾望。有點惶然，有點不知所措，突然看見書店，彷彿遇見親人般的喜悅，本來有些慌張的心，終於有個安放的地方。

散文合集《回憶是一種淡淡的痛》、《汪國真的詩文選》、余秀華的《月光落在左手》，還

有《倉央嘉措詩傳》，都是在網上不斷瀏覽的作家和詩人。就在無所適從的時候，居然相遇，這緣分一定更值得珍惜。買書以後才想起需要自己提書走路去搭巴士，然而，閱讀的愉悅足以抵回這份辛苦。

旅行箱子裡總帶着書。起初盡可能不選厚重的，為了不讓行李加重，後來發現，厚重的書最終往往變成觀賞品，或拿來與朋友們聊天時的炫耀用途，比如「《西藏生死書》，我有呀。」可擁有書和閱讀完全是兩回事。有人用一個房子來裝書，閱讀的速度根本沒法追得上購書。手上的時間永遠是一年過了一半的日曆，僅僅是一天扯掉一張，仍愈來愈薄，速度愈來愈快。這樣一想，閱讀時間不得不加長。就算路上，亦不允許浪費時光。帶的書一定必須是自己想要閱讀而不理輕薄厚重。

前一天自欽州到廣州，來回帶着W送的著作《十年談》，高鐵上有好書相陪，一個人的旅遊永遠不孤獨。

回家航班上，拎個環保袋裝着四本書，明知不可能讀完，可是，有書相伴的旅途，旅人滿意而滿足。

（網上圖片）

胡杏兒貼錢嫁才俊？

有消息指，胡杏兒跟拍地未滿周年的李乘德（Eric），將於十二月二十八日結婚，選在英國行禮，有自稱胡杏兒密友爆料，準新娘體諒未婚夫月入只有六位數字，甘願貼錢下嫁，屆時會請姊妹團去英國，兄弟姊妹團禮團兩百萬費用全由胡杏兒獨力支付，胡杏兒隨即否認傳聞。

五大疑問是，一、究竟十二月二十八日是否他們的婚期？二、地點是否在英國？三、是所謂胡杏兒密友的身份，如真的是密友，得知此一機密，為了甚麼利益要向外傳爆料？不見得傳媒會給他足出賣好友的鉅款資料；四、報道把胡杏兒說成求嫁心切，貼錢在所不計，若然如此，她又何需嫁往未夠一年的李乘德？舊愛黃宗澤對她一往情深，多次向她求婚，如果她答應，黃宗澤為迎娶她，到天腳底舉行婚禮也會答應，不會動用她一分一毫，但她拒絕，還主動提出分手，因為她需要的是安全感，卻覺得黃宗澤仍在圈中，桃花難避；五、她剛離開效力十多年TVB向外發展，她另簽新公司，會容許她短期內結婚嗎？

此等報道，對於外人來說，是一則過目即忘、茶餘飯後八卦幾句的娛樂新聞，可是對於當事人來說，比萬箭穿心更痛，效果極為負面，李乘德被傳媒標榜為才俊，職業高尚，外形討好，絕對是不少女性的理想對象，無端被屈結婚要女方全包，男人自尊何在？對於一段未根深蒂固的愛情，殺傷力難以估計，是對方信任度、深愛指數的考驗。對於胡杏兒亦非好事，她又非七八十、人老珠黃，竟要貼錢下嫁，對她來說是個侮辱，如他們真在十二月二十八日結婚，就應該了她全包的說，因此傳聞會刺激他們改變婚約計劃。

這亦是為何近年愈來愈多藝人秘密拍拖，先結婚後公佈，就是怕了某些傳媒炒作。

這會不會是胡杏兒即將開設的婚紗店的前期宣傳？

一間酒店一座城

廣州人的白天鵝情結，始於三十多年前。開放改革之初，祖籍廣東番禺的香港商人霍英東，希冀用一座不輸於歐美五星級酒店，來告誡一河之隔的父老鄉親，改革開放就能過上這樣的好日子。霍老愛國親鄉，不惜工本，加之國內當時物資匱乏，建設酒店所需建築材料、傢俱等，大多都是從國外直接選購。即便如此，霍老仍然要求酒店必須有濃郁的中國味道，於是設計者在酒店中庭，引入了嶺南傳統園林中的壁山瀑布，並輔以亭台樓閣、小橋流水。

廣州果真是吃貨雲集的地方。停業裝修三年後，重新開門迎客的白天鵝酒店，早茶茶位居然一位難求。趕着去飲頭啖湯的街坊，形容餐廳外候輪候茶位的食客，不亞於香港連環火車。這樣的盛況持續了好幾周，未見消停之餘，甚至還出現了黃牛炒粉店。暑熱心躁，一個茶位號叫價兩三百，竟也有食客捨得真金白銀去買。白天鵝的號召力可見一斑。

其實，對於廣州人而言，去白天鵝飲的不是地道粵式早茶，而是一種情懷。就比如，挑高狹長的騎樓樓，迎着穿堂風，裊裊走過的那些靚高臉瘦的女孩子，在廣東人眼裡，絕不比十里洋灘上，窄旗袍細高跟，紋眉鳳眼的海派小姐遜色。

廣州人的白天鵝情結，始於三十多年前。開放改革之初，祖籍廣東番禺的香港商人霍英東，希冀用一座不輸於歐美五星級酒店，來告誡一河之隔的父老鄉親，改革開放就能過上這樣的好日子。霍老愛國親鄉，不惜工本，加之國內當時物資匱乏，建設酒店所需建築材料、傢俱等，大多都是從國外直接選購。即便如此，霍老仍然要求酒店必須有濃郁的中國味道，於是設計者在酒店中庭，引入了嶺南傳統園林中的壁山瀑布，並輔以亭台樓閣、小橋流水。

管仲有言：「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這話已經被用得到處都是了。然而這其中的內在關係卻未必人人都清楚。倉廩實、衣食足之後，是不自覺地就能達到知禮節、知榮辱的地步？那可不一定。內地開放改革之後，富足寬裕的生活已是翹首可期，但恢復禮儀之邦的恭敬禮節，卻並非一時之計可以竣工。由此再念及霍老遠見，欽佩之情油然而起。

明報早前報道了「三名研究北極冰川的專家，二零一三年相繼在意外中死亡，英國劍橋大學海洋物理學教授 Peter Wehner 近日提出「陰謀論」，認為三人的死，可能並非單純意外，而是被暗殺」。教授指出三人都正在研究北極冰塊融化的情況，而三人都曾在同年相繼數月，便陸續意外離世，而自己在該段時間內遇過數次他車禍擊中，且企圖迫他轉線，於是更懷疑三位專家的死不是意外，暗示背後兇手是石油公司或政府部門。

他接受英國傳媒《The Times》訪問，其後又補充聲明，認為報道扭曲他的原意，令他聲名受損。他說訪問者曾問他會否否認三人是被殺的，他說只是起初這樣想，但之後調查顯示一切不過是巧合。他亦指明以上想法不能刊出，因為不欲影響死者家人，也不想被認為自己是瘋狂的，重申經過調查確實是巧合而已。而《The Times》卻仍堅持報道沒錯，且擁有 Wehner 的錄音音作證。

這類如電影劇情般的陰謀論，當然誰也說不準。如何詮釋這教授的說話，傳媒（甚至本地傳媒）如何決定報道的選擇，也值得每個人深思。

這事令我想起近月美國自然療法界流傳着的一則「陰謀論」——自今年六月起至今，已共有八位自然療法醫師離世或失蹤。他們均身處佛羅里達州及附近的美國東南部，七個非自然死亡——四個被槍殺（包括自殺、被丈夫謀殺及不能確定），一個是毫無病史的「心臟問題」，兩個原因未明，一個失蹤。本來只是由一健康博客的發起人，透過報章資料及家人、病人接觸而寫成的報道，後來傳揚後，再由不同人補上更多資料——例如病人在醫生死前數天聽他的講座，認為死者沒有可能自殺，其中最重要的「起底」發現，是首位死去的醫生原來在事發前三天，在診所及研究所被政府人員突擊搜查。

之後有人根據這醫生的研究範圍去追查，在七月二十三日提出結論，認為當中死去或失蹤的醫生，大部分都和這位醫生一樣，有研究一種名為 GMA 的物質。據首名死去的醫生指出，此物質沒有專利權，而且人體能自製的，能保護人體的免疫力，可治療癌症及自閉症，但在美國不被批准使用，相信政府人員就是到他的研究所沒收 GMA。而有一種物質能阻止 GMA 的形成，就是 Valproic acid，此「物質完全針對 G 物質於人體的製成而加以阻止。美國的「高登起底組」懷疑這幾位醫生的共通點，是他們都有用 GMA 來治療自閉症及癌症病人，因為他們都相信 GMA 存在於疫苗中。

當然，如果閱讀以上的資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決定及選擇權。

聰明

趙鵬飛

廣州果真是吃貨雲集的地方。停業裝修三年後，重新開門迎客的白天鵝酒店，早茶茶位居然一位難求。趕着去飲頭啖湯的街坊，形容餐廳外候輪候茶位的食客，不亞於香港連環火車。這樣的盛況持續了好幾周，未見消停之餘，甚至還出現了黃牛炒粉店。暑熱心躁，一個茶位號叫價兩三百，竟也有食客捨得真金白銀去買。白天鵝的號召力可見一斑。

其實，對於廣州人而言，去白天鵝飲的不是地道粵式早茶，而是一種情懷。就比如，挑高狹長的騎樓樓，迎着穿堂風，裊裊走過的那些靚高臉瘦的女孩子，在廣東人眼裡，絕不比十里洋灘上，窄旗袍細高跟，紋眉鳳眼的海派小姐遜色。

廣州人的白天鵝情結，始於三十多年前。開放改革之初，祖籍廣東番禺的香港商人霍英東，希冀用一座不輸於歐美五星級酒店，來告誡一河之隔的父老鄉親，改革開放就能過上這樣的好日子。霍老愛國親鄉，不惜工本，加之國內當時物資匱乏，建設酒店所需建築材料、傢俱等，大多都是從國外直接選購。即便如此，霍老仍然要求酒店必須有濃郁的中國味道，於是設計者在酒店中庭，引入了嶺南傳統園林中的壁山瀑布，並輔以亭台樓閣、小橋流水。

管仲有言：「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這話已經被用得到處都是了。然而這其中的內在關係卻未必人人都清楚。倉廩實、衣食足之後，是不自覺地就能達到知禮節、知榮辱的地步？那可不一定。內地開放改革之後，富足寬裕的生活已是翹首可期，但恢復禮儀之邦的恭敬禮節，卻並非一時之計可以竣工。由此再念及霍老遠見，欽佩之情油然而起。

明報早前報道了「三名研究北極冰川的專家，二零一三年相繼在意外中死亡，英國劍橋大學海洋物理學教授 Peter Wehner 近日提出「陰謀論」，認為三人的死，可能並非單純意外，而是被暗殺」。教授指出三人都正在研究北極冰塊融化的情況，而三人都曾在同年相繼數月，便陸續意外離世，而自己在該段時間內遇過數次他車禍擊中，且企圖迫他轉線，於是更懷疑三位專家的死不是意外，暗示背後兇手是石油公司或政府部門。

他接受英國傳媒《The Times》訪問，其後又補充聲明，認為報道扭曲他的原意，令他聲名受損。他說訪問者曾問他會否否認三人是被殺的，他說只是起初這樣想，但之後調查顯示一切不過是巧合。他亦指明以上想法不能刊出，因為不欲影響死者家人，也不想被認為自己是瘋狂的，重申經過調查確實是巧合而已。而《The Times》卻仍堅持報道沒錯，且擁有 Wehner 的錄音音作證。

這類如電影劇情般的陰謀論，當然誰也說不準。如何詮釋這教授的說話，傳媒（甚至本地傳媒）如何決定報道的選擇，也值得每個人深思。

這事令我想起近月美國自然療法界流傳着的一則「陰謀論」——自今年六月起至今，已共有八位自然療法醫師離世或失蹤。他們均身處佛羅里達州及附近的美國東南部，七個非自然死亡——四個被槍殺（包括自殺、被丈夫謀殺及不能確定），一個是毫無病史的「心臟問題」，兩個原因未明，一個失蹤。本來只是由一健康博客的發起人，透過報章資料及家人、病人接觸而寫成的報道，後來傳揚後，再由不同人補上更多資料——例如病人在醫生死前數天聽他的講座，認為死者沒有可能自殺，其中最重要的「起底」發現，是首位死去的醫生原來在事發前三天，在診所及研究所被政府人員突擊搜查。

之後有人根據這醫生的研究範圍去追查，在七月二十三日提出結論，認為當中死去或失蹤的醫生，大部分都和這位醫生一樣，有研究一種名為 GMA 的物質。據首名死去的醫生指出，此物質沒有專利權，而且人體能自製的，能保護人體的免疫力，可治療癌症及自閉症，但在美國不被批准使用，相信政府人員就是到他的研究所沒收 GMA。而有一種物質能阻止 GMA 的形成，就是 Valproic acid，此「物質完全針對 G 物質於人體的製成而加以阻止。美國的「高登起底組」懷疑這幾位醫生的共通點，是他們都有用 GMA 來治療自閉症及癌症病人，因為他們都相信 GMA 存在於疫苗中。

當然，如果閱讀以上的資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決定及選擇權。

自然療法醫生離奇死亡

聰明

趙鵬飛

廣州果真是吃貨雲集的地方。停業裝修三年後，重新開門迎客的白天鵝酒店，早茶茶位居然一位難求。趕着去飲頭啖湯的街坊，形容餐廳外候輪候茶位的食客，不亞於香港連環火車。這樣的盛況持續了好幾周，未見消停之餘，甚至還出現了黃牛炒粉店。暑熱心躁，一個茶位號叫價兩三百，竟也有食客捨得真金白銀去買。白天鵝的號召力可見一斑。

其實，對於廣州人而言，去白天鵝飲的不是地道粵式早茶，而是一種情懷。就比如，挑高狹長的騎樓樓，迎着穿堂風，裊裊走過的那些靚高臉瘦的女孩子，在廣東人眼裡，絕不比十里洋灘上，窄旗袍細高跟，紋眉鳳眼的海派小姐遜色。

廣州人的白天鵝情結，始於三十多年前。開放改革之初，祖籍廣東番禺的香港商人霍英東，希冀用一座不輸於歐美五星級酒店，來告誡一河之隔的父老鄉親，改革開放就能過上這樣的好日子。霍老愛國親鄉，不惜工本，加之國內當時物資匱乏，建設酒店所需建築材料、傢俱等，大多都是從國外直接選購。即便如此，霍老仍然要求酒店必須有濃郁的中國味道，於是設計者在酒店中庭，引入了嶺南傳統園林中的壁山瀑布，並輔以亭台樓閣、小橋流水。

管仲有言：「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這話已經被用得到處都是了。然而這其中的內在關係卻未必人人都清楚。倉廩實、衣食足之後，是不自覺地就能達到知禮節、知榮辱的地步？那可不一定。內地開放改革之後，富足寬裕的生活已是翹首可期，但恢復禮儀之邦的恭敬禮節，卻並非一時之計可以竣工。由此再念及霍老遠見，欽佩之情油然而起。

明報早前報道了「三名研究北極冰川的專家，二零一三年相繼在意外中死亡，英國劍橋大學海洋物理學教授 Peter Wehner 近日提出「陰謀論」，認為三人的死，可能並非單純意外，而是被暗殺」。教授指出三人都正在研究北極冰塊融化的情況，而三人都曾在同年相繼數月，便陸續意外離世，而自己在該段時間內遇過數次他車禍擊中，且企圖迫他轉線，於是更懷疑三位專家的死不是意外，暗示背後兇手是石油公司或政府部門。

他接受英國傳媒《The Times》訪問，其後又補充聲明，認為報道扭曲他的原意，令他聲名受損。他說訪問者曾問他會否否認三人是被殺的，他說只是起初這樣想，但之後調查顯示一切不過是巧合。他亦指明以上想法不能刊出，因為不欲影響死者家人，也不想被認為自己是瘋狂的，重申經過調查確實是巧合而已。而《The Times》卻仍堅持報道沒錯，且擁有 Wehner 的錄音音作證。

這類如電影劇情般的陰謀論，當然誰也說不準。如何詮釋這教授的說話，傳媒（甚至本地傳媒）如何決定報道的選擇，也值得每個人深思。

這事令我想起近月美國自然療法界流傳着的一則「陰謀論」——自今年六月起至今，已共有八位自然療法醫師離世或失蹤。他們均身處佛羅里達州及附近的美國東南部，七個非自然死亡——四個被槍殺（包括自殺、被丈夫謀殺及不能確定），一個是毫無病史的「心臟問題」，兩個原因未明，一個失蹤。本來只是由一健康博客的發起人，透過報章資料及家人、病人接觸而寫成的報道，後來傳揚後，再由不同人補上更多資料——例如病人在醫生死前數天聽他的講座，認為死者沒有可能自殺，其中最重要的「起底」發現，是首位死去的醫生原來在事發前三天，在診所及研究所被政府人員突擊搜查。

之後有人根據這醫生的研究範圍去追查，在七月二十三日提出結論，認為當中死去或失蹤的醫生，大部分都和這位醫生一樣，有研究一種名為 GMA 的物質。據首名死去的醫生指出，此物質沒有專利權，而且人體能自製的，能保護人體的免疫力，可治療癌症及自閉症，但在美國不被批准使用，相信政府人員就是到他的研究所沒收 GMA。而有一種物質能阻止 GMA 的形成，就是 Valproic acid，此「物質完全針對 G 物質於人體的製成而加以阻止。美國的「高登起底組」懷疑這幾位醫生的共通點，是他們都有用 GMA 來治療自閉症及癌症病人，因為他們都相信 GMA 存在於疫苗中。

當然，如果閱讀以上的資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決定及選擇權。